



一片丹心献环保 别样性情别样人

——我所认识的梁从诫先生

□ 撰文 / 周汝尧 供图 / 周汝尧 自然之友

世纪之交，国内外许多环保志愿者有幸结识梁从诫先生，得到先生的指导、帮助，目睹先生的特别风采，我就是这众多幸运者之一。1999年8月，我首次见到梁先生，此后，和他多次交往。2010年10月28日，梁先生逝世。悲痛掠过心头，往事历历在目。

因保护黄河，结识梁先生

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中学生的我在地理课上受到环保启蒙教育，从此关注环保。1996年，黄河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消息撞击着我的心扉。“坐而论道，起而行之”。我坐不住了，决定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投身于黄河环保。1997年初，我踏上了孤身考察黄河全程的征途。当时，我只知道有“绿色和平”这样的国际性民间环保组织，不明了国内已有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嚶其鸣兮，求其友声”。我在考察黄河期间得知自然之友的存在，感到莫大的喜悦。1999年夏，拙著《黄河纪行——一个环保志愿者的亲身经历》一书即将出版，我计划年底在北京举行“今日黄河生态环境摄影巡回展暨《黄河纪行》一书巡回义卖”活动。怀着寻

找组织的心情，我从网上查到了自然之友办公室的联系方式。

1999年8月的一天，我在老家江苏拨通了自然之友办公室的电话，向接听电话的女士说：“我的黄河环保计划想得到自然之友的帮助。”这位女士对我说：“您把这事和梁先生说吧。”那天，梁先生正在办公室。旋即，电话里传来梁先生温和的声音。梁先生赞同我的黄河

◆ 1999年12月，笔者和梁从诫先生（左）在自然之友办公室。



环保计划，鼓励我努力做下去，并表示自然之友会支持我。他还主动和我说起青海省可可西里地区目前严峻的环保形势和自然之友正在作出的努力。我说想近日去京拜访他，得到了同意。电话里，梁先生仔细地告诉我到自然之友办公室的路怎么走。这是我第一次和梁先生直接接触。梁先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环保志愿者的热情，让我钦佩并深受鼓舞。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来到自然之友办公室，见到了中等身材、清瘦、头发花白而梳理成整齐的三七开、戴着眼镜、淡定从容、拎着布袋来上班的梁先生。其时名声已很大的梁先生在我这个普通的环保志愿者面前没一点架子。我拿出我拍摄的关于黄河环境的一组照片，一一向他介绍。当看到一张照片表明牛喝了刘家峡化工厂排出的漆黑污水导致失明时，他说：“这可能是污水里的重金属引起的。”他翻阅拙著《黄河纪行》清样时，对书稿中不妥的用词立马指出。这些，让我看到了梁先生严谨的作风。

第一次见到梁先生那天的中午，他掏钱给我买了一份快餐。我并没给他送任何礼物，反让他破费，很不过意。他安慰我道：“你从外地来。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应该我做东。”

1999年11月27日，我的“今日黄河生态环境摄影巡回展暨《黄河纪行》一书巡回义卖”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梁先生委托夫人方晶老师出席启动仪式。慈母般的方老师看了展出的图片，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黄河问题真不少，你的工作有意义。”方老师拿出50元钱购买了一本定价16元的《黄河纪行》，而且不要找零，以示对活动的支持。事后，我和梁先生说起此事。他同样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工作有意义，我们应该支持你。”

1999年12月初，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开展活



◆ 2004年7月，笔者（右一）和梁从诫先生（左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亲善大使加藤登纪子（左一）在自然之友办公室。

动。该校学生李爽对我说：“梁先生前两天来校做报告，特地讲到你的这个活动。他建议我们好好看看你的摄影展，读一读你写的书，了解黄河、保护黄河。”

2000年夏，我和《读者》杂志、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开展了“了解母亲河，保护母亲河”活动。其中一个内容是《读者》杂志刊登义卖《黄河纪行》的公益广告，义卖收入捐赠团中央等单位主办的“保护母亲河行动”，用于在黄河上游植树。梁先生夫妇得知此事，在自然之友办公室对我当面表扬。

一起关注西藏羌塘保护区

梁先生特别真诚。如果不认可一件事，他会断然表明态度。如果认可一件事，他会积极支持。

有感于中国土地沙漠化问题的严重，2001



◆ 西藏羌塘保护区凝聚了梁从诫先生许多心血。
摄影 / 赖晶



年夏天，我进行“中国风沙带万里行”活动策划。该活动的内容包括我对中国风沙带进行实地考察、举行有关中国风沙带的摄影巡回展、出版有关中国风沙带的图书并义卖募集资金捐赠防沙治沙工程等方面。我用“四个提供”概况这个计划中的活动价值：为民众提供资讯、为专家学者提供资料、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为环保工程提供资金。我拿着活动计划书拜访梁先生，希望自然之友能主办此活动，对“中国风沙带万里行”进行技术和资金的支持。结果，我被梁先生泼了冷水。他认为我策划的这个活动大而空，自然之友不可能主办。

梁先生泼来的冷水并没有熄灭我关注中国风沙带的热情之火。几经周折，我终于在2003年4月2日从兰州启程，开始“中国风沙带万里行”考察采访活动。此次活动主办单位不是自然之友，而是我找到其他的支持单位。2003年春夏，我先后进入新疆、青海和西藏考察采访风沙带。

2003年夏，我孤身来到西藏阿里地区首府狮泉河镇，从这里向东穿越了世界海拔最高的

自然保护区——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发现这里正在遭受严重破坏：过度放牧、偷猎野生保护动物和滥采金矿。我本想将此情况向梁先生汇报，但考虑到他起初对我的风沙带之行并不看好，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2004年6月，我拜访长期关注中国风沙带问题的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沈孝辉先生，向他汇报西藏羌塘保护区的问题。沈先生得知情况后，立即表示此事要向梁先生汇报，让自然之友关注西藏羌塘保护区。我和沈先生来到自然之友办公室。梁先生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来和他一起听我的汇报。听过我的汇报后，梁先生让我做两件事：一是写一份关于西藏羌塘保护区正在遭受破坏的报告给他，他计划将报告递交到全国政协；二是委派我近期赴西藏羌塘保护区再作调查。6月22日，我把我写的《关于藏北高原生态环境危急的报告》亲自交给梁先生。8月9日，我来到西藏自治区林业局采访。真巧，同一天，我交给梁先生的报告由国家林业局传真至这里。国家林业局责成西藏自治区



林业局就报告内容回复。

2004年8月份，我再次深入西藏羌塘保护区考察采访。回京后，我撰写了《关于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在遭受严重破坏的报告》。此报告经过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吕植教授修改后，于9月17日递交给梁从诫先生。后来，此报告发表在梁先生主编的《自然之友通讯》，被多家媒体转载。

2004年9月，梁先生和有关人士商量后，准备以自然之友为原告，起诉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在保护西藏羌塘保护区工作方面行政不作为。此种公益诉讼在发达国家已司空见惯，而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公益诉讼的原告必须是直接受害人。律师建议自然之友如果得到西藏羌塘保护区牧民的委托书，则可以进行公益诉讼。

为了进一步了解西藏羌塘保护区遭受破坏的情况，并取得当地牧民的委托书。受自然之友的委派，我于2004年9月底、10月初来到西藏羌塘保护区。这也是我第三次来到这里考察采访。此行结束后，我向梁先生递交了《关于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尼玛县辖地调查工作的报告》。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公益诉讼未能进

行。但是，此事引起梁先生更深层次的思考：中国公益诉讼的法律需要完善。在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梁从诫向会议提交了《关于尽快建立健全环保公益诉讼制度的提案》。

2004年10月28日，中国野生资源保护奖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新闻发布会上，梁先生公布了我递交给他的关于西藏羌塘保护区的报告。北京的《新京报》、香港的《南华早报》和其他多家媒体对此进行报道。

经过多方努力，2006年元旦起，西藏羌塘保护区境内非法开采的金矿全部被关停。

别样的梁先生

梁先生在晚年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从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变为职业环保志愿者、中国民间环保的领袖人物。他为何要这样？当代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在1999年8月撰写的《为无告的大自然·序》一文中对此作了精辟论述：

“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的表现，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之举。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到李后主有点像如来佛那样‘我不入地狱，谁

◆ 2004年11月13日，北京自然博物馆举行的大型环保图片展“最后的净土”开幕式上，笔者（右一）和梁从诫先生（中）、自然之友荣誉理事敬一丹女士（左一）的合影。





入地狱’的气概。我看，把这句话移赠从诚，是更恰当的。”在同文中，学贯中西的季先生说梁先生的民间环保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发展，它带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幸福是无法估量的”。

梁先生与众不同，是位“别样的”老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具有“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怀、“我不入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渊博的知识、杰出的环保成就，还表现在他的真诚耿直、风趣幽默。

熟悉梁先生的人都知道，平常温和的他是有脾气的老人。但我从没见过梁先生因私怨发脾气。他的“脾气大”其实是真诚耿直的性格使然。据我所知，梁先生“脾气大”的受众包括政府官员，甚至环保志愿者。甘肃省政协人口、资源和环境委员会主任杜先生告诉过我一件关于梁先生怒斥官员的事。那次，梁先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来到甘肃武威市视察。当他得知在场的某些地方官员纵容企业超标排污，便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他们的心比污水还黑。我的好友、著名环保志愿者叶榄告诉我，他曾领教过梁先生的真诚耿直：冷漠相对、诚恳致歉、热情相助。2000年的一天，叶榄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访梁先生，见面后，叶榄称呼梁先生为“梁伯伯”。结果，梁先生当着众人面对叶榄说：“我最不喜欢别人伯伯叔叔地叫！”搞得叶榄很难看。梁先生得知叶榄因此不高兴，便对叶榄说：“我这个人就这么个直脾气，请你多包涵。”后来，叶榄受惠于梁先生颇多。

至于梁先生的风趣幽默故事，我曾耳闻目睹过数则。现举两例。2001年，美国攻打阿富汗的塔利班，全球瞩目。这年一个冬日，我在自然之友办公室。忽然，戴着套头帽、嘴和脖子都被围巾围起来的梁先生来到大家面前，说道：

“你们看我像不像塔利班！”逗得众人大笑。2005年，自然之友会员汉涛给我讲了梁先生夫妇相互打趣的事。一次，梁先生在办公室给在家的夫人方老师打电话说：“我即将驾到，您准备夹道欢迎吧！”方老师笑着回答：“我很想夹道欢迎您，可是欢迎您的只有我一个人，夹不了道啊！”

古语道：“吾貌虽瘦，必肥天下。”梁先生把晚年奉献给民间环保事业，是这个时代的幸运。让滇金丝猴拥有家园、让藏羚羊免遭杀戮、让西藏羌塘保护区走出悲剧、让更多的人心“绿”起来，梁先生功莫大焉。梁先生贡献给这个时代的，不仅是环保，还有现代公民精神。梁先生和他领导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

身躯虽逝去，精神永存在。梁先生如旗帜，引领这个时代的环保志愿者前进；梁先生如光，给这个时代增添明亮。■

(责编 桑新华)

◆ 2004年，梁从诚先生（右一）参加情系怒江摄影展。



名门之后 绿色人生

梁从诫是不折不扣的名门之后，祖父是著名维新思想家梁启超，父亲是中国建筑史学奠基人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是品貌超群的一代才女。父母给他起名“从诫”，是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李诫那样的建筑学家。

他不喜欢被当作名门之后受人追捧，梁从诫曾经淡淡地说：“如果说我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个信念：人要有社会责任感。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你总得对这个世界有所回报吧。”梁从诫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句话。

1994年3月31日，已是“耳顺”之年的梁从诫深感中国环保问题之严重，遂告别历史学研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注册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书院，该民间保护组织（即环保NGO）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又称自然之友。它以推动公众的环境意识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同时强调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留对政府监督、批评的权利。

从这一年起，梁从诫辞去了公职正式开始了他的环保人生。

1995年，梁从诫获日本和韩国媒体授予的“亚洲环境奖”。

1999年，梁从诫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

2000年6月，梁从诫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环境使者”称号；同年，被北京市奥申委聘请为环境顾问。

2000年8月，获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

2000年12月，梁从诫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

2002年，梁从诫任“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

2003年，梁从诫获第二届“母亲河奖”，以表彰他在保护母亲河、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2003年12月，获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法治人物”。

2004年9月，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

2006年11月2日，被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授予杰出成就奖。

2005年，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2006年11月2日，被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授予杰出成就奖。